



学者随笔丛刊

# 章页随笔

王小盾 著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学者随笔丛刊

# 章贡随笔

王小盾 著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章贡随笔 / 王小盾著. —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 
2014.11

(谷风学者随笔丛刊)

ISBN 978 - 7 - 305 - 14165 - 2

I. ①章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57448 号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 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 
出 版 人 金鑫荣

丛书名 谷风·学者随笔丛刊

书 名 章贡随笔

著 者 王小盾

责任编辑 胡 豪 编辑热线 025 - 83594071
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 
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652×960 1/16 印张 23.75 字数 320 千  
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
ISBN 978 - 7 - 305 - 14165 - 2  
定 价 46.00 元

网 址: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
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njupco>

官方微信: njupress

销售咨询热线: (025)83594756

---

\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\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  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# 目 次

## 前记 / 1

## 散文

走过茂县是北川 / 5

沙漠书店 / 17

渥巴锡 / 24

华盖 / 34

史公自序 / 44

西域古道巡礼 / 48

## 琐忆

我的学术经历 / 91

陈均老师指导我读《资本论》 / 99

《唐代扬州史考》和它的作者 / 103

在东京逛书市 / 108

从学术走近古琴 / 120

## 对话

文化是一种超越 / 131

容受人生无尽的智慧 / 138

- 关于中国文史传统的重释 / 155  
从一份命书看《红楼梦》正续二书的关系 / 170  
胜华问学手记 / 180

## 杂谈

- 送给研究生新生三句话 / 211  
在文学研究的边缘 / 221  
古代音乐文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 / 231  
谈中国戏剧和史前文化的关系 / 261  
文学研究是否需要技术 / 270  
我看七卷本《中国书法史》的意义 / 276

## 书序

- 《任中敏文集》序 / 281  
《中国古器物大辞典》符号卷前言 / 288  
《马戏丛谈》序 / 293  
《〈悉曇章〉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》序 / 296  
《两周诗史》序 / 302  
《中国中古维摩诘信仰研究》序 / 311  
《宋代声诗研究》序 / 321  
《〈乐府诗集〉版本研究》序 / 340  
《〈乐府诗集〉成书研究》序 / 357

## 附录

- 作者学术年表 / 362

## 前 记

江西省南部有章、贡两条河流。它们分别发源于南岭山脉和武夷山脉，在赣州城边、郁孤台下会合为赣江。这是我父亲出生的地方，也是我的祖先世代居住的地方。

赣江向北奔流，越过青山无数，在鄱阳湖西分支为抚河，在鄱阳湖东分支为信江，然后在鄱阳湖北汇入长江。我是饮着这些江河之水长大的。

我出生在赣江之滨——南昌市子固路，在抚河东侧读完小学和初中，在信江边务农十年；后来负笈长江下游，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和扬州师范学院，并在上海、扬州两地工作 17 年。在这五十多年间，我似乎没有离开过章、贡之水的养育。

我的母语是赣方言。尽管从 17 岁起，我就进入了另一个语言环境，但我一直改变不了自己的方音。我知道，这是在语言上恪守一个已经被同化的民族。因为方言意味着：本来的民族语作为底层成分进入了占领者所带来的新语言。我心中那条奔流不息的长江，总是有章、贡二水的底色。

其实，我只是在五岁那年到过一次赣州，俯望过章江与贡水。我梦中的章、贡二水，只是得自那时的印象。但这两条河流却总是在我心底呜咽，仿佛是先辈的私语。我想有所应答，于是编成这部集子，名之曰“章贡随笔”。

1991 年，父亲因心功能衰竭、肺功能衰竭、肝功能衰竭在南昌辞

世,享年 68 岁。这位中学语文教师,用自己富有才华的生命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惊恐、贫困和艰辛。我写的短文,都是他未及看到的。为此,我向他献上这本小书。

散  
文





## 走过茂县是北川

—

地震的时候，我在成都市东南角的狮子山上，坐在五楼的宿舍里。我根本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突然之间，房屋剧烈晃动起来，像颠簸的罐头车厢一样发出巨响，让人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灾难正在降临。直接吸引目光的是客厅两边的书橱：那些高大的木家具拼命敲打着墙壁，橱门时开时合，书籍噼噼啪啪地摇落下来。我本能的反应便是张开双臂去抵住橱门。但顺着书橱往上一看，我猛然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，因为我看见整个天花板都在摇动。我想起了地震，惊慌起来，改变主意，急速寻找躲藏地点。我从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，但见桌子太单薄，床太低，便不知不觉走近了阳台。我产生了跳楼的冲动；不过，远远看着楼下摇晃的地坪，我一阵心惊，不免退了几步，想：今天我是死定了。这念头倒使我清醒了一些。我转过身，把床上的棉被顶在头上，打开房门，沿着颤抖的楼梯急速走到楼下。

后来我问过一些人。他们的感受大致同我一样：经历了从错愕到惊惧到绝望再到庆幸的心理过程。事实上，人的心情在哪个阶段停止，完全取决于头顶上那块预制板，自己是无法选择的。有些人在惊惧当中死去了，有些人的绝望持续了很长时间，只有无奈才是人们的共同感受。这种感受会把时间拉长。所以幸存者都认为，地球摇动了半

个多小时，而不是三分钟。

## 二

从这三分钟开始，成都的一切都漫长起来。人们先是聚在空地上注视楼顶，久久地注视，感慨这个被称为“家”的建筑几乎变成坚硬的坟墓。人们然后相互寻找，倾诉，一遍又一遍地庆幸劫后余生。再接下来，人们就开始等待了——在用雨伞、塑料布架成的各种临时住所中，不断等待关于事件、关于亲友的消息。人们小声地说着话，显得不再轻松。

当我知道地震发生在汶川以后，我的沉重的等待就直接来自北方。在5.12这个不眠的夜晚，陪伴我的的是一个借来的收音机，是成都交通台女主播孙静的声音。这是当时获取震灾信息的唯一途径，而它的全部内容都来自于时断时续的移动通信。我在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大楼门口，斜倚在一张沙发上，在昏暗潮湿阴冷的灯光下向北张望。我的目光和无线电波交织在一起，总是被阻断在成都至都江堰、至绵阳的拥挤的路途当中。

5月13日，电波终于到达了都江堰、安县、绵阳、彭州。我反复向都江堰打电话，居然打通了。有位亲戚在电话线那边说，她所在的四川水利学校倒了四幢楼房，二十多人遇难。另外得到一个消息，说彭州市有十万民众被堵在山里。接下来，我知道了绵阳的统计数字：四千多人死于地震，一万八千多人被埋在废墟当中。这些地名和数据都让我心惊。我多次到过都江堰，曾经站在安澜索桥上远望分水堤、飞沙堰和宝瓶引水口，被大自然也被人类的智慧震撼。彭州则是牡丹花的故乡。去年年底，文学院在彭州附近的彭山开年终总结会，会后游览，我和一位同事踩着脚踏船，一度迷失在雾霭蒙蒙的仙女湖中。而今年1月，当那场著名的大雪降临的时候，我和教研室同仁住在安县

的罗浮山上。我去山上看了羌寨；此前一天，则绕道绵阳，特地参观了这座“科技之城”和“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”。这些经历使所有痛楚都更加生动。因为那美丽如画的山水街道和画中之人历历在目。“好年轻的老师啊！”我不断想起那位亲戚的叹息。我很难想象记忆中的那些鲜活的生灵会遭此涂炭。

5月14日，我的目光进一步到达了汶川和北川。这天我回到令人晕眩的五楼宿舍了。打开电视机，看到温家宝总理走进北川的画面，同时也看见了北川的城市废墟，看见武警部队乘冲锋舟从水路向汶川县城开拔。但是，五十多个小时过去了，我最挂念的那个地方却没有消息。它在汶川和北川之间，在崇山峻岭当中，无法推测它是否被灾难摧毁。有报道说，当天中午，空降兵从五千米高空向它跃进了；但没有任何报道做更具体的描述。

### 三

我牵挂的地方是茂县。2007年10月下旬，我曾到过这个心仪已久的地方。

2006年，当我迁居成都的时候，万光治教授就对我说：四川最美的地方在岷江上游。从都江堰往西北走，沿着岷江走，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好的景致。我相信他的话，他是西部民歌、四川风光和巴蜀美食的专家。

我为这次出发做了一年的准备。2006年10月，在两位院长的支持下，我组织了一个关于民族文化遗产的座谈会，到会的有18位少数民族学生。按要求来的都是04级、05级的学生，都会说一种民族母语。但是，除藏、彝、羌、苗、蒙古、仡佬等民族的学生以外，还来了一位回族女生。“你会说哪种民族语呢？”我问。她回答说：“会阿拉伯语。”停了一下又说：“主要是想参加。”她的话使我们的座谈轻松

起来。

座谈会的主要议程是论证一份关于民族文化的调查提纲。这提纲是我和彝族学生阿鲁军长一起设计的，包含 500 多个问题，分属“村庄、家族及其历史”、“人生礼仪”、“生活”、“信仰”、“科学艺术”五个部类。我鼓励大家利用这份提纲来向自己的长辈学习，同时也用民族学的经验来修正这份提纲。半年以后，同学们纷纷交卷了，其中做得最好的是羌族青年沈德康。他提供的问卷值得核实和补充。

这样一来，我和沈德康就踏上了探访羌寨的路程。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早晨，我们乘上了茶店子至茂县的长途班车。沈德康很兴奋，在车上就拿出任乃强的《羌族源流探索》来同我讨论。我们都同意任乃强的观点：今东北内外蒙古、西北青康藏高原、西南云贵等地区从古至今各个少数民族，都是从古羌族分化出来的。而拥有 30 万人口的现代羌族，则是其中保留古羌人传统文化最多的一支。我们也透过车窗，看悬崖之下的岷江如何在山的折皱中流动，串起许多高山深湖。若用悠闲的心情看，每一处景致都极其美妙。车过都江堰，就是汶川境内的漩口、映秀、银杏、绵虬了。在这里，山势越来越雄奇险峻。引人注目的是路边出现了大面积方格状的水泥条，它们像一张张大网，网住了有可能塌方的山体。这些被人工束缚的山体让人感到悲壮和惨烈。正是它们，在七个月后纷纷被地震引爆。

下午两点多，我们到达茂县县城。在城里转了一圈，吃了两份洋芋糍粑，我买了一个背篓，装满食物，又继续赶路了。我们先是坐出租车，后是步行，晚上九点才到达目的地飞虹乡深沟村。沈德康的家就在这里。他告诉我：深沟村海拔 2500 米，到岷江河谷的垂直距离超过 2000 米，山路狭窄高远，犹如李太白所说的“鸟道”。多少年来，羌族人就是踩着这条“鸟道”外出砍伐、交易、上学、打工的。我知道，这条“鸟道”事实上也是羌族文化的堤防。羌族人总是住在高山顶上，所以有人把它称作“云朵上的民族”。但这其实是一个令人心酸

的比喻。因为“云朵”云云意味着：对于饱经战乱和水患的羌族人来说，他们的核心利益一直是安全，而不是富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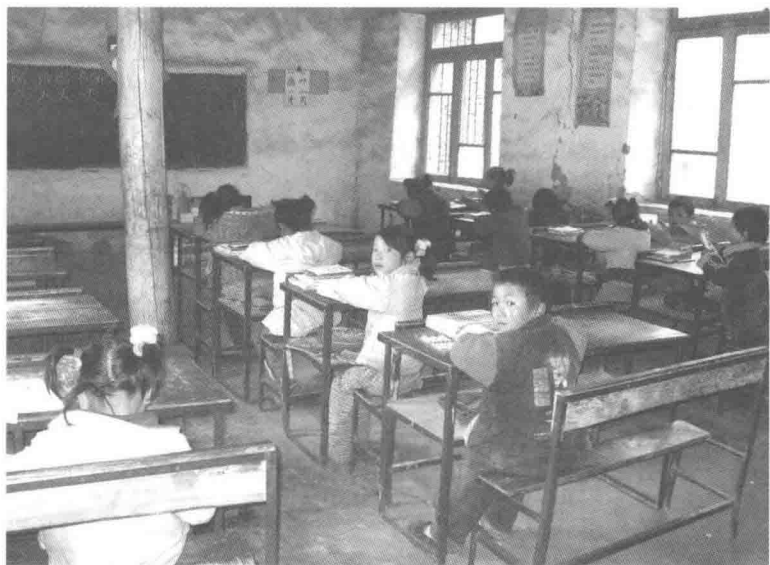


深沟村(右下)和它的“神树林”(左上)

深沟村大约有 60 户人家，全是羌族。村庄坐落在山坡上，房屋集中分布在坡度柔和的拱梁处，四周是村民耕种的田野。村庄北面，也就是接近山顶的一面，有一长条茂密的森林，是人们祭祀家族的地点，人称“神树林”。在这个青石垒砌起的村庄，我们度过了一个快乐而充实的夜晚：围坐火塘，同沈德康父母把酒闲话桑麻。第二天，我们在村里走家串户，访问了一位又一位老人。我们走进乡村小学，看几个年级的学生拼坐在一间祠堂般的大房间里上课，唯一的教师就是沈德康的父亲。我们回到昨晚走过的山口，仔细观察四面高大的岷山——东边的三尖山、西边的凤凰山，以及弯弯曲曲的山路。这些道路和山体同色，就像是山上的绳纹浮雕。而山体也是裸露的，岩石披离，只有矮小稀疏的灌木覆盖。

在这个开阔的山口，沈德康同我谈起了“神树林”。他说这是深沟

村人的生态屏障，而不只是祭祀和游乐的场所。在村民看来，林中之树不可砍伐，因为它们是“神树”。祖先的骨灰就是撒在神林里的，所以冒犯神林就是亵渎祖先和神灵。小时候他喜欢在神林里奔跑，在大树下唱歌、摔跤，采摘雨后遍地的蘑菇。他还说起《阿坝州志》所记载的三组数字：1950年代初期，岷江上游山区有林地220万公顷，活立木蓄量达到三亿四千多万立方米。1955年，这个地区的年采伐量不过12万立方米；但在1950年代末期，年采伐量增至290万立方米。到1980年代初，森林覆盖率由1950年代初的30%降至18.8%，可利用木材蓄量只剩下一亿八千万立方米。说到这些数字的时候，这位快乐的青年眼神忧伤。我知道，他想说，雄伟的山川是贫瘠的，美丽的村寨是落后的，错落有致的农家是冷清的。收成不好，人们不再种植青稞、小麦等传统农作物了；当经济作物也变得收益不大的时候，村民纷纷外出打工了。说羌语、喝青稞酒、跳莎朗舞的日子因此远离了羌民。



深沟村的小学生

2008年5月12日，当我逃离摇晃的宿舍楼，得知震中位置的时

候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深沟村。我牵挂那座高敞的小学教室。那么大的跨度，那么旧的墙，它是否能经受高山的震动？我牵挂那些老人，他们可能停留在家里。那么窄的路，那么陡的台阶，他们是否能及时逃出危房？我还牵挂整个村庄。我想起那些神秘而沉默不语的砾石之山。那么脆弱的一群房屋被它们抱在怀中，是否会受到巨石的伤害？我向沈德康打了许多电话，终于得到一个令人宽慰的回答。他说他的家人没有伤亡，整个村庄也没有伤亡，只是房屋全部受损，墙体遍布裂纹。我想，我们也许应该感谢村后那片“神树林”——这个羌族古老信仰和智慧——的庇护。

#### 四

我们在深沟村住了一天，接下来辗转走了几个地方。第一天走下一座山，爬上另一座山，经过卡佐梁子到达浅沟村，采访了一位巫师。第二天，我们从浅沟村下到山脚，乘拖拉机到达松基堡，然后换乘另一辆拖拉机到达黑虎乡大河坝。晚上，我们摸黑走了很长的路，见了一位羌族的“懂人”（村里对文化习俗懂得最多的人）。第三天，我们拦了三次车，经黑虎峡谷口、沙坝到达黑水，在黑水县城访问了文化局干部。这意味着，我们选看了三种羌族文化的标本。

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。从距今三千多年的甲骨文看，“羌”作为族名，早就代表了一个较稳定的人群。语言学家认为，羌语跟汉语分化的时间在三千年到四千年以上，羌语内部的方言分化也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。这两种分化都反映了“羌”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独立。但是，羌族始终没有文字。也许由于这个原因，它不断地同化于其他民族，特别是与之有亲缘关系的汉族和藏族。当汉族人口达到12亿、藏族人口超过540万的时候，它只有30万人。按照一位民族学家的说法：羌族是中国最大的输血者，他把自己的血液输送给了其他民族。



现在的羌族人继续走在被同化的道路之上。大专学生和农民工是其中的先驱。而浅沟村的巫师（羌族人称“释比”或“许”）则代表了另外一种典型。这位释比姓肖。初见面时，他总是狐疑着敷衍我们的问话。沈德康认为：他猜测我是一个精通魔法的端公，害怕我套出他的生辰八字再施展法术。后来，几杯酒下肚，肖的话才多了起来，谈起了羌族的说唱经文和风俗禁忌。不过，当我们要求他把经文念一遍的时候，他念出来的却是一大篇汉文。原来，他是汉族端公的学生，是用汉族的法术来驱除羌族鬼祟的。对于浅沟村来说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标志：不仅羌语基本失传，而且，连巫术和施行巫术的器具仪式也已经汉化了。

相比之下，黑虎羌人属于另一种类型。黑虎古称“黑猫”，在汉代记录中被描写为“依山居止，垒石为室”的狩猎部落。他们居住在二十里峡谷两边的悬崖峭壁之上，因战争习惯，至今保存了几十座石砌的碉楼，同时也保存了特有的羌族语言和风俗。我们拜访的“懂人”是释比的后代，他从小耳濡目染，对羌语和羌族的历史、风俗、歌舞都有很深的了解。他说：“所有汉语词都有对应的羌语词。”我对这句话十分好奇，于是举出“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”等一批星名请他翻译。他的回答是：羌族的体系不一样，有另外一批词。

走出黑虎峡谷，往西一百公里就是黑水县城。黑水县有近六万人，据说其中92%是藏族。但这里的藏族人在支系归属上不甚明确，应当说是羌族和藏族的过渡。比如黑水藏人往往自称“尔麦”或“阿尔麦”，而这也正是羌族人的自称。“尔麦”的读音与羊叫声相近，而“羌”字的本义就是“西戎牧羊人”。黑水县所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两个代表项目：一是铠甲舞《卡斯达温》，二是羌笛。这两者都和羌族文化有关。羌笛是羌族的代表乐器，而《卡斯达温》则是同狩猎、征战相联系的仪式歌舞，一般认为它来源于古羌人在游牧、狩猎过程中产生的祭祀礼仪。茂县赤不苏地区的羌族人把它称作“克西格拉”，即